

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呼中区·大白山

北国有高岭

文<朱明东

大兴安岭有名山,有顶无尖,体高态峻,南陡北缓,西高东低,半山以上浑浑圆圆,白雪皑皑,故曰大白山。

车出大兴安岭地区呼源小镇,向西南行驶不到10分钟,大白山就赫然映入眼帘。我总认为,在大兴安岭不会找到太高的山,一般来说几百米高就算不错了。那首《走上高高的兴安岭》,写得也不够确切。大兴安岭咋是高高的呢?把“高高”改成“绵绵”还差不多。在湖北那些年,经常有人问我:你们的大兴安岭高吗?我解释说没多高,一般都是几十米到几百米,没有太高的。可眼前的大白山,海拔明显超过了千米。算我孤陋寡闻,算我轻视了大兴安岭的山。不挑战一下大白山,就白在大兴安岭待了。走近它,走近它,我大步地向大白山走去。

大白山不是一下子陡起来的。山脚下一条两千余米的简易栈道平稳地往山上铺,缓缓的,走在上面很轻松也很舒服。不说女人走在上面多出款款相,就是男子走在上面,也会多出一份风雅来。这种感觉出现没多久,栈道就走完了,而山也忽然有了坡度。刚才的树还是高大挺拔,往上走,树的躯干与姿态都发生了变化。大白山的树像苍苍的老者,历经风霜,富有思想。山道越来越窄,两侧的林子越来越密。落叶松、樟子松、杨树和桦树等树木拥拥挤挤,姿态万千。山高必难攀,山高树难伐。要是每座山都这样高,我想大兴安岭的树木还会密一些,多一些。攀着攀着,高大的树渐渐少了,低低矮矮的树已不是一棵棵,而是一丛丛的了。乍一看,它们就像一盆盆静态的景。

这就是偃松灌丛和赤杨偃松灌丛。这些低矮的树像给山坡披了一床被。它们互相较着劲儿往上长,在岩石突兀处不停地迎风雪沐浴星光,大白山不是一下子陡起来的。山脚下一条两千余米的简易栈道平稳地往山上铺,缓缓的,走在上面很轻松也很舒服。不说女人走在上面多出款款相,就是男子走在上面,也会多出一份风雅来。这种感觉出现没多久,栈道就走完了,而山也忽然有了坡度。刚才的树还是高大挺拔,往上走,树的躯干与姿态都发生了变化。大白山的树像苍苍的老者,历经风霜,富有思想。山道越来越窄,两侧的林子越来越密。落叶松、樟子松、杨树和桦树等树木拥拥挤挤,姿态万千。山高必难攀,山高树难伐。要是每座山都这样高,我想大兴安岭的树木还会密一些,多一些。攀着攀着,高大的树渐渐少了,低低矮矮的树已不是一棵棵,而是一丛丛的了。乍一看,它们就像一盆盆静态的景。

即便少了勃勃生机,却也着实耐看。

大白山树茂石盛,石头多为花岗岩和火山岩。藏也罢露也罢,凡有裸石,其貌虽苍然,却无奇崛之状。即便喜爱收藏石头的人来此,也难提起多大兴趣。要是玉石该多好,我想。可大白山不产玉石,倒是有人在河滩上拾到过玛瑙原石,加工后其形才奇其状才怪。山路向上,树渐渐稀疏起来。林间裸露出大大小小的岩石,白的黑的黄的褐的,散散乱乱。一块块如风化了的魂湮没了的躯,又似断了刀铊了的锋。蹲下身拾起一块石头,凉凉的冷,暗示大白山上有雪未消融。

寻雪,雪一定在乱石上方。石上有寒意,寒意养冰雪。雪还真的出现了,不是那一捧一捧的形,而是成了银块块银坨坨,白得让人心动。大白山真的快成银山啦。正涌起一份欣喜,四下却起了雾。起初那媚着的阳光,也渐渐消失了。

大白山的云雾是出了名的美,很多摄影爱好者常以拍到大白山的云雾而得意。云有形,雾无状。大白山的云雾出于林没于林。云起时,雾敛在林中。一旦时机成熟,雾就涌出来,白团团的,伴云一起在山腰游动,雾起起伏伏,一团一团,一片一片。所有白的石、白的雪,都笼罩在银白的世界里。

天晴山有风,天阴山有雨。在大白山上赏树赏石赏雾赏雪,都不如感受一场突降的雨。正想着,天真的下起雨来。雨“啪啪”地打着树敲着石,似在吟一首快乐的诗。从背包里拿出折叠伞,撑起时雨就大了。高山有本性,不沐风雨也难成高山。换句话说,能在高山上感受雨的垂落,也是别有情调的事。雨中的我,在景色中不知不觉地醉了。慢慢地攀,浅浅地醉,树摇一下,伞摇一下,整个人都入了画。山路却越来越陡,越来越



泥泞。爬山不怕高,就怕心情糟。要是心绪不宁心情不佳,那就惨了。腿弯身弓就着陡的坡,毁掉了诗情画意,也杂沓了一路行程。庆幸没选择南坡,南坡比这北坡还要陡,倘若选择南坡,即便心绪再宁心情再好,恐怕不及山腰,就要打道回府了。这样想着,脚下又轻松了许多。

春风经夏经雨秋冬满雪峰。作为大兴安岭伊勒呼里山脉的主峰,这些年,大白山就像一位走红的明星,知名度远远超过了自有的身高。岭内岭外的游客除了乐于观赏,还多了一份挑战的动力。

雨歇了,在雾的衬托下,大白山就像一幅水墨画。吸一口新鲜的空气,我彻底醉了。几只大鸟从林中飞起,鸣叫几声后向远处飞去,原来是飞龙鸟。大白山多禽多兽,曾有黑熊出没,野猪乱行;禽有松鸡掘地,飞龙腾空。飞龙是鸟,貌似鸽子,头小颈短胸凸脊平,趾有鳞如龙爪,故得此名。

山一程,路一程,气吁吁上山

顶。登顶的一刻,一道阳光穿过云层映到我的脸上,像是为我点赞。大白山真是一座美丽的山,它南依大平原,北连大林海,在伊勒呼里山脉上就这样轻轻地一卧,便让人见之难忘。其高有云雾飞,其低有河流过,滋养四下树与林,造福一方人与物。如此有意蕴的山岂不是神山?阳光渐渐增强,亮丽丽的冲散了成团成片的雾。脚下延绵起伏的群岭,像大树脚下的根须自豪地盘亘着。任万千树呼风唤雨,任百条河流淌奔忙,大白山真的就鲜活了起来。山顶一侧,一座坚实的防火瞭望塔正忠实地矗立着。在高山之巅,还有如此高大的塔,岂不是高高在上览风光的写照?我要登上这座高山顶上的塔,在云蒸霞蔚中把所有风光一网打尽,满载收藏。

那夜,提笔成诗:

北国有高岭,名曰大白山。登高可望远,入境知岁寒。挾木于坡上,持态在云端。览尽人间色,方知是兴安。

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·山水岩壁画

岩壁上的山水画

文<李善杰

这山岩壁画,才有这奇观异景。

保持足够的观赏距离,才有足够的神秘感,于是我与岩石之间,隔了一条碧玉般的河流。去尽铅华,洗去浮尘,方能以真面目示人,于是有了我们最坦荡的相遇。

我在重重叠叠的山峦间寻觅,终于,石壁上现出层峦叠嶂。和漫山遍野的落叶松、柞树一样,大写意的山水长卷里,一团一团的黄褐色晕染出极富柴河特色的针阔混交林。阴生古苔绿,色染秋烟碧。交错其上的黛绿与黑墨色,是森林里樟子松和云杉的写意。风透石壁,隐隐传来远去的聲音。史海钩沉,大自然在山崖上刻出了大山大水,也把隐喻深藏其中。石壁上隐隐有橙赤两色透出,让人想起山高水远之外的赤壁。千百年里,有满面虬髯的胡骑打起呼啸,或是一人一马一条枪的鄂伦春族、鄂温克族猎人纵马路过,也有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的铁骑呼啸而过。这里地处北疆,纵然没有赤壁古战场的壮怀激烈,也曾有刀光剑影、鼓角铮鸣。至此间惠风和畅,有没有人与东坡先生一样,偶来兴致,恰有月出于东山之上,泛舟游于岩画之下,清风徐来,水波不兴,诵明月之诗,歌窈窕之章?是不是一样感怀到了北国绰尔河上之清风,与柴河重峦叠嶂间之明月,尽情享受造物者之无尽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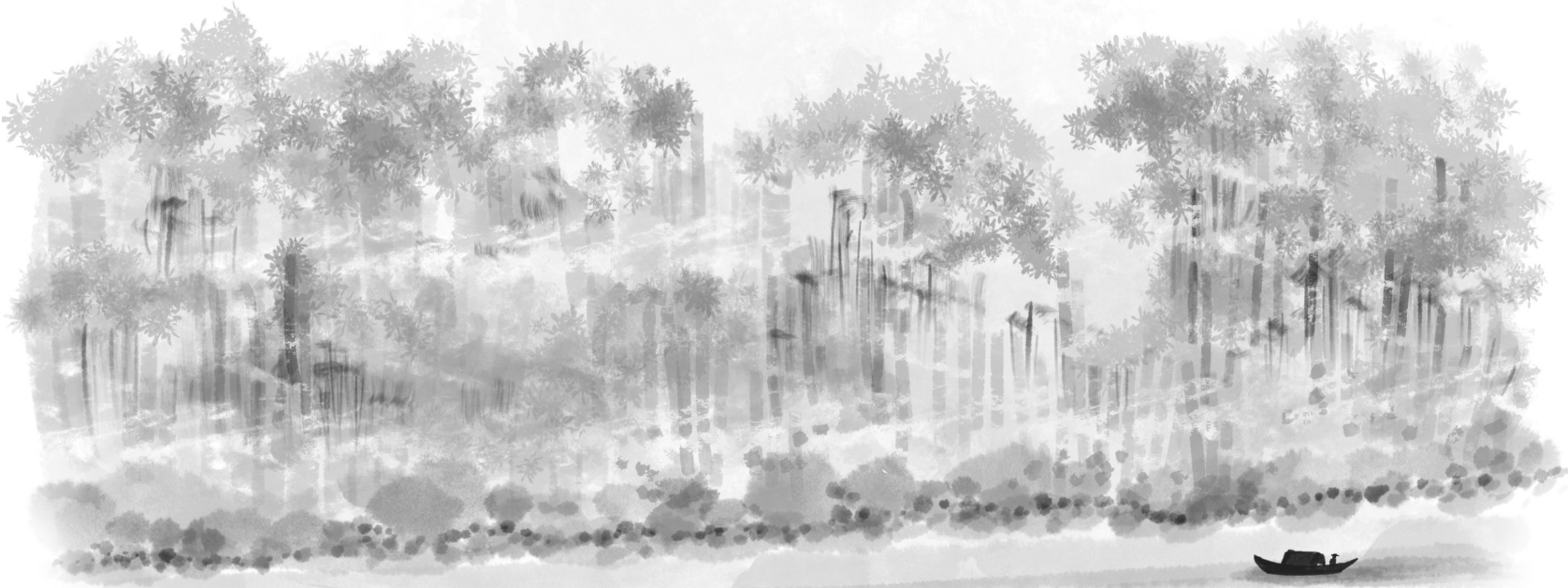
也? 兴亡盛衰,时空变幻,尽在石壁山水间。

山峦是写形的,沿石壁徐行慢观,石壁下方的条状起伏,恰如大兴安岭,山峦密林无穷尽;山峦之上尽写意,上端纵列的石峰如峥嵘岁月,暗藏玄机禅意。近山远山,前山后山,巍巍乎青山,连绵之丘陵,山林有状,灵气无形,山间有雄魂,英雄气纵横驰骋。突然,眼前峥峥然现一虎面。写意,寥寥几笔,只见那虎双目微垂,虎鼻隆起,隐于众石峰之间,又出世于红尘之外,似守护,似监督,似垂怜,似沉睡,又似醒来。又行数步,一侧面老者,眼深陷,目低垂,苍髯如雪,口诵禅音。其实石壁的内容远不止这些,有峰峦叠嶂,就有四季轮回,有崇山峻岭,就有云蒸霞蔚。你想看见什么就有什么,你看见了什么就是什么。虎豹熊罴庇佑稻黍稷麦菽,清风明月守护一方水土、三山五岳。虎年里,三五月明之夜,会不会有哪一缕月光照彻石壁,在盛世的风里,刹那间虎眼精光大盛,映出这歌舞升平的柴河人间?

柴河周边为中低山地貌,主要山脉走向与大兴安岭主脉方向一致,石壁亦然,将山川形胜表达得淋漓尽致。你很难说清,是柴河山水从壁画上走出来,化为大地上丹青一般的自然山水,还是山山水水经过几千年岁

月的沧桑巨变,在某一瞬间以凝固的方式在绝壁峭岩上留下惊鸿一瞥。

天上之物比大地上的更永恒吧,古人说,雨、风、露、雷,皆出乎天。石壁长在大地上,又头顶蓝天,承担了天空和大地的对话。它淋过亿万年的雨,沐浴过无数次的风。北疆春季夹着黄沙的大风、夏夜细雨中的和风、漫长冬天里的白毛风,一起把各种声音附着于石壁之上,又被石壁回荡到四面八方。林海、庄稼拔节之声、牛哞马嘶、婴儿诞生的啼哭……生命传承,风过石壁,把疏通畅达的自然之音从石壁扩散开去,回传给庄稼、森林、房屋、街市,回传给一代又一代柴河人。山川是地球生命共同体的根基和血脉,山水岩壁画又是打着柴河水印的独具特色的山水自然景观,写满了柴河人的浪漫情怀,不用开发,保护就够了;不用歌唱,尊重就够了;不用赞美,敬畏就够了。千百年来,这岩壁画守护着一方水土、一方百姓。绰尔河水哗哗流了多少年,旁边的岩壁画就存在了多少年。那是静止的地火,不知何时,就会再次奔腾;那也是一幅愿景,天蓝、林绿、麦黄,充满预示,把大自然的山水日月如一幅展开的清明上河图般写在石上、刻在岩上。岩画在山水之上,山水在岩画之间。读懂了岩画,你就读懂了柴河,读懂了兴安。



本版插画<呱咕



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塔河县·十八站乡

最后的猎人

文<任紫玉

大兴安岭,在我心中是森林的代名词。这里山脉纵横,水草丰足,提到森林,舍它其谁。而鄂伦春族更是一个神秘的存在,他们穿戴着兽皮制成的衣服和帽子,牵着马,背着猎枪,在厚厚的雪地中吱吱嘎嘎行走……他们是大兴安岭森林里“最后的猎人”。

鄂伦春猎人崇拜大自然,善于与自然共存。他们生活在我国最北方的大森林中,在最低温度零下50℃的冬季,仍有自己的生存之道。他们勤劳勇敢,在长期的狩猎生活和社会实践中,运用智慧对抗恶劣的自然环境,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。

“高高的兴安岭,一片大森林。森林里住着勇敢的鄂伦春。一呀一匹烈马,一呀一杆枪,翻山越岭打猎巡逻,护呀护山林……”伴着这段当地家喻户晓的《鄂伦春小唱》,我来到黑龙江省塔河县十八站乡,了解鄂伦春族同胞的传统民居、民族服饰和民俗文化。

鄂伦春族能歌善舞,文化底蕴十分丰富,民间艺术、民俗民风独具魅力。每个民族的民居都代表着他们的生活方式,鄂伦春族同胞擅长游猎,民居以传统的“斜仁柱”与“木刻楞”房最有代表性。其中,“斜仁柱”是圆锥形的原始住所,便于游牧民族拆卸搬迁。

鄂伦春族同胞传统的交通工具主要有驯鹿、马、桦树皮船、兽皮船、木筏、滑雪板和雪橇等,其中最特色的是桦树皮船。鄂伦春族桦树皮船制作技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,在十八站乡,我们见到了该技艺的传承人,也是“最后的猎人”——鄂伦春族老人郭宝林。

郭宝林把自己的家布置成了一间小型博物馆。走进老人家中,只见墙上挂着很多照片,照片里的他身着厚厚的狍皮衣,牵着马在雪地中行走。那时的他年轻威武,眼神中充满了坚定,而此刻坐在温暖的房间里给我们讲故事的他,

显得更为慈祥。

老人给我们讲起了他打猎时的经历,特别是在森林中遇到黑熊,与之斗智斗勇的故事,听起来充满传奇色彩,令人神往。

老人说,在他少年时期,桦树皮船是打猎出行的必备交通工具。桦树皮船,鄂伦春语称为“奥木鲁钦”,形如柳叶,轻巧实用,“陆行载于马上,遇水用之以渡”,在水中行进悄无声息,不易被猎物发现。桦树皮船就地取材,以樟子松板条做骨架,以白桦树皮为船体,然后用松木削成的木钉加固,全船不用一根铁钉。成型后在接缝处涂抹松树油,经过烘烤,密不渗水。他家世代以制作桦树皮船为业,他本人专注于制作桦树皮船已60年。

现在,桦树皮船已不再是打猎时的必备交通工具,但它在鄂伦春族同胞的生活中仍必不可少。仔细观察可以发现,桦皮制品在鄂伦春同胞生活中随处可见,以桦树皮船为图案制作、雕刻的工艺品非常多,迷你桦树皮船也常常被游客当作最具特色的工艺品。

鄂伦春族同胞的服饰也充分显示了狩猎民族的特色,用狍皮制成的狍皮衣和狍皮帽结实、柔软、轻便,更能适应寒冷气候和狩猎生活。此前,我们已经在当地的博物馆中见到了鄂伦春族兽皮衣和狍皮帽。现在,看到郭宝林老两口亲自展示他们的传统服饰,尤为有冲击力,英姿飒爽的猎人形象跃然眼前。

狍皮衣多半保持狍皮的本色,用狗筋搓成细线缝制,身上装饰“弓剪形”“鹿角形”“云卷形”等图案,既美观又结实。鄂伦春族的狗头帽,戴上去很像一个狍子头,既生动逼真,又很保暖。

我们离开时,郭宝林说,他的女儿已经学会了桦树皮船制作工艺。在大兴安岭的森林中,鄂伦春族的文化代代传承,绵延不绝。

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新林区·爱情小镇

在爱情坐标点说爱你

文<任紫玉



过完七夕不久,我们就来到一个“甜度”很高的地方——位于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新林区的“爱情小镇”,打卡这里的爱情坐标点。

爱情小镇位于北纬52° 13′ 14″、东经124° 41′ 31″,纬度谐音为“我爱你一生一世”。这个独特的地理坐标,被赋予爱情的美好期许。

大兴安岭是一个神奇的地方,这里植被丰富,动物也非常多,据说在路上经常可以看到狍子、松鼠等野生动物。一路自驾,放眼望去都是群山和森林,爱情小镇便藏在层叠的山峦和广袤的森林深处。

我想,发现并打造这个爱情坐标点的人们定然非常浪漫。他们根据独特的经纬度,在森林中设置、修建了这个爱情坐标点,给了人们一个期许美好的地方。来到这里,就像爱情经过漫长的旅途,终会到达目的地,收获美好。

这里有一条糖果般的彩色小路,名为“久久爱情路”,一路上布满可爱的卡通玩偶、红心雕塑,象征着爱情的甜蜜与五彩斑斓。我们抵达的时候天气非常好,8月初的大兴安岭凉爽又晴朗,天像水洗过一般湛蓝,白色的云杉薄薄地飘

在天空中,更衬托得这条彩色小路绚烂可爱。

在蓝天下往前走,会经过几个站牌:相遇、相知、相许……这些站牌,寓意爱情的必经之路。这当中充满甜蜜,也藏着相互理解、支持等爱情中必备的“调味品”。这条路的终点,是一对“红本本”的雕塑,寓意爱情修成正果,走向婚姻。

在小路中心位置的地标建筑是一座大大的红色爱心,上面写着“北纬52° 13′ 14″,东经124° 41′ 31″”字样,不容错过。游客们纷纷打卡拍照,毕竟这将是一份独一无二的甜蜜回忆。许多新人选择在这里见证真爱,许下诺言。这里还有一座爱情邮局,可以寄出属于此时此地独特的明信片,盖上“最北爱情邮局”邮戳。明信片从这里寄出,是一份限量版的珍贵礼物。

曾听过一首歌,歌词是“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,然后一起去东京和巴黎”。我去过巴黎的爱墙,那里写满了不同国家语言的“我爱你”。如果让我选择一种方式表达爱,那么站在北纬52° 13′ 14″的爱情坐标点上说爱你,就是我能想到的最浪漫的方式了。